

珍珠泉大院因为珍珠泉被圈在院内而得名,这事说来话长。

史载,最早把珍珠泉圈进大院的,是金末元初的张荣。张荣(1181—1263)乃历城县人。金朝末年,他趁乱起兵,并逐渐发展成为武装割据势力。虽然率众抗击入侵的蒙古兵数年而不降,但最终还是因寡不敌众投降了元廷,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,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部都元帅,知济南府事。之后,他又因为屡建战功被封为“济南公”。回到济南的他,便在珍珠泉周边大兴土木,“珍珠泉”遂成为张荣家族的府邸,被称为“张舍人园亭”。

济南有个老“八景”,“八景”之一的“白云雪霁”之“白云”,是指“在濯濯湖南,珍珠泉上”的“白云楼”。“白云楼”是张荣之孙张宏所修建,“高数十尺”,当年登楼远眺,北可以观望明湖碧波,南可以观望群山梵宇,“下接水光,上接天际,官殿隐隐在烟雾中,宛然如画。”尤其是在雪后初晴的日子,凭栏寻望,晴光四野,耀眼夺目,绮丽的景色宛如画卷,这便是“白云雪霁”的由来。

明朝开国以后,“张舍人园亭”成为山东都指挥司的驻地。其时,白云楼虽在,但已经破败。明天顺元年(1457),英宗之子德王朱见濬(1448—1517),因爱恋济南山水,以原封地德州土地贫瘠,风沙侵扰为由,向英宗请求改建王府于济南,英宗未予批准,宪宗继位后的成化元年(1465),方才批准了德王的请求,并准其将山东都指挥司迁走,在其原址兴建德王府。昔日德王府的占地比现在珍珠泉大院要大些许。它东起县东巷,西至芙蓉街,南起泉城路,北至后宰门街,占据了古城面积的三分之一。“面南山,负百花洲,官中有泉眼以数十计”,(《道光济南府志》)今日那王府池子也在大院之内。那时的德王府,是济南城里最大的建筑群,府前有牌坊,上曰“钦承天命,世受齐邦”。府内有承运殿、圜殿、存心殿,正官、东官、西官、斋官,御书阁、渊澄阁、白云亭、翫月亭等。整座王府四周有两丈多高的院墙围绕,辟有四门。南门为正门,曰“端礼”,东门曰“体仁”,西门曰“导义”,北门曰“广智”,四门皆有牌坊。不过,彼时白云楼已经“岁久倾颓”,德王便在其旧址



▲珍珠泉大院



明府城史话

投稿邮箱: lixiazuoxie@163.com

几度兴衰的珍珠泉大院

□杨曙明

之上修建了白云亭。

建成后的德王府,群泉汨汨官殿隐隐,亭台楼阁错落有致,石桥曲径处处通幽,奇花异草妩媚妖娆。明朝年间,先后有6位德王相继进驻过,分别是:德庄王、德懿王、德恭王、德定王、德端王、德嗣王,前后共计172年。德王们本就不用参政,于是就少了操劳,终日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。崇祯十二年(1639)正月,清兵入关,攻占了济南后,纵火焚烧了德王府,掳走金银财宝无数,并俘走了德嗣王朱由枢,德王府遂成为废墟,朱由枢也在崇祯十五年(1642)正月间死于关外,德王世系就此终结。

明朝覆国,大清开元,转眼到了康熙五年。是年,时任山东巡抚的周有德,在原德王府的废墟上开始修建巡抚衙门。清初的山东巡抚衙门最初设在济南府城西南隅,但在康熙初年被大火焚毁。周有德主建的巡抚衙门,较之原德王府占地,东西南北皆有退缩,面积也就小了些许,至于原因是什么,没有历史记载。

明末清初,山东民众饱受战

祸,以致民不聊生。当年周有德在修建巡抚衙门时,采取了“以工代赈”的办法来救济灾民。此外,他还曾“废物利用”,从300里之外的青州衡王府,拆卸了大量木材、石料,运到济南后,用在了巡抚衙门的兴建中。《1927济南快览》对此的记载是:“木石不足,又移青州衡藩之松以补助之。盖衡王宫内之松,均为数百年前之古物,并有柑橘,绣球数十株,而木石犹多也。”

新建的巡抚衙门内,修建了房舍、阁楼、水榭、平台、画桥、石闸、假山、水亭、蕉轩、射圃等,其中最大的建筑,便是巡抚大堂和衙署院门。巡抚大堂正对院门,坐北面南,面阔五开间,进深16米,是一座双坡悬山的大殿和一悬山卷棚组合而成的“勾连搭”。卷棚前檐下施有斗拱,由六根红柱承托,很是气派壮观,当年清廷委任的山东巡抚们大都在此署理政务。时下的巡抚大堂仍在,只是没有对外开放而已。

衙署大门为三阔间,飞檐斗拱,玻璃瓦顶,流光溢彩,富丽堂皇。门前既有影壁墙,还有座颇为高大的木质红漆牌坊。牌坊上



▲清末珍珠泉北岸的巡抚后花园亭榭

书“齐鲁总制”四个金色楷书大字,是为济南秀才王琦所书,当时乃是济南府城的重要景观。

巡抚衙门建成后,康熙和乾隆南巡途经济南时,都曾在此下榻过。他们对珍珠泉情有独钟,或留下墨宝,或留下诗作。“济南多名泉,趵突、珍珠二泉为最。”这是康熙所赞。他还赋诗《观珍珠泉》:“一泓清浅漾珠圆,细浪濛濛小荇牵。偶与诸臣闲倚槛,堪同渔藻入诗篇。”时下“珍珠泉”内有座乾隆碑亭,亭内碑上篆刻的,就是乾隆的诗作《题珍珠泉》。

据任宝祯先生在《珍珠泉史话》中记载,在满清王朝268年的历史中,共委任了128名山东巡抚。在这128名巡抚中,在“珍珠泉”里办过公的有120名。其中,有被毛泽东点赞过的佛伦;有书法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铁保;有“前门接旨,后门斩首”,智杀安德海的丁宝桢;有目不识丁,逝于任上的张曜;还有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。

满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民国初期,北洋军阀张怀芝、田中玉、郑士琦、张宗昌等,先后出任山东督军或督办,他们都把原巡抚衙门,也就是珍珠泉大院作为其督军(办)衙署。国民政府成立之后,督军衙署便成了山东省政府所在地。在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期间,为了推行“新生活”运动,他以拓宽马路为由,下令将当时大院门前的影壁和牌楼全部拆掉。1932年“双十节”,为了庆祝中华民国开国20周年,他还让大院免费开放三天,任随民众进院游览。1937年冬,日寇逼近济南,韩复榘以“焦土抗战”的名义,烧毁了大院内的部

分建筑。而后,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,又使得院内多数建筑被毁,仅巡抚大堂和海棠园尚存,珍珠泉大院由此再次沦为废园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,从1951年起,有关部门开始对珍珠泉大院进行整修,先后平整了道路,砌垒了泉池,疏浚了河道,兴建了多处建筑,让大院变成了山东省省级机关第一招待所。尤其是“人民会堂”(珍珠泉礼堂)建成之后,成为山东省及济南市许多重要会议的场所。毛泽东曾在1953年3月、1958年8月、1960年5月,三次光临珍珠泉大院,或出席会议,或参观展览,并在游览珍珠泉时随口吟诵出:“白云楼下水溶溶,滴滴泉珠映日红。渊客乞来无觅处,恐随流水入龙宫。”(明·晏珠·《北珍珠泉》)1979年12月,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成立之后,进驻了“珍珠泉”,大院由此成为其办公场所。

当年我在珍珠泉礼堂也曾参加过多次活动,印象最为深刻的,是参加李燕杰有关“心灵美”的报告会。说起李燕杰,时下60岁左右的人大都会有所耳闻,因为当年他的演讲享誉全国,尤其是在青年人当中,曾经引发轰动效应。记得那次报告会是 by 团省委组织的,时间应该是在改革开放最初那几年,当时我在企业从事共青团工作。李燕杰那次在珍珠泉礼堂的报告会,虽然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,但座无虚席的听众仍然觉得很不过瘾,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历尽沧桑的珍珠泉大院,如今旧影依稀在,新容更灿烂。每每进到大院内,对视古老的庭院,置身优美的园林,都会让我抚今追昔,感叹连连。

【城市记忆】

□黄鸿河

饮虎池里真饮过虎吗?回答当然是肯定的,不然怎么叫饮虎池呢?

饮虎池本属济南七十二名泉,遗址在饮虎池街南头,上新街北头,泺源大街路口中间,泉池约三米见方,一米来高,青石砌成,石板早已磨得锃光瓦亮。从杆石桥往东,趵突泉南门往西这段泺源大街,是原百年老街西青龙遗址,1993年修建泺源大街时,西青龙街连同饮虎池一起被埋在了泺源大街路基下。现在想来,如果当初饮虎池不埋,留在原地就好了,泉水旺季或许还能涌出泉水来。

不知是因为饮虎池名气太大,百姓呼声太高,还是为了保护泉名的需要,1999年前后趵突泉公园扩建,饮虎池本属趵突泉泉脉,因此在趵突泉公园外西南角一处非常不显眼的地方,重建了一座引入自来水的假饮虎池,石砌的水池中雕饰了三只下山虎,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问津,年轻人更是不明白饮虎池是“何许人也”了。

因“饮虎”而得名的饮虎池街,20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街巷,

饮虎池中饮过“虎”吗



当时因街巷北接城顶,南靠西青龙,方向正南正北,艳阳高照洒满整条街道,最早取名朝阳街,后因重名遂借用街西北口大庙罗公祠更名为大庙街,罗公名罗文瑜,清康熙四年(1665年)济南知府。街南头有一处清泉,南面深山中的猛“虎”曾经常光临在此饮水,乃取名饮虎池,后因饮虎池声名远扬,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大庙街干脆改名饮虎池街,只是此猛虎非东北深山老林中的斑斓猛虎,而是此间山林中的“马虎”,学名狼也。

想当初,西青龙街、永长街、饮虎池街的居民多是从青海、宁夏等地过来的伊斯兰,穆斯林们“烹羊宰牛且为乐”,羊肉的膻气,牛肉的芳香,便把山中的“马虎”吸引了过来,老济南管狼不叫狼,叫马虎。有人或许疑问,狼真能来这里饮水吗?现在当然不能,城市大了,人口多了,环境差了,南山里藏不住狼了,但过去人少城小,狼有足够的空间栖息,有时来城边打个“尖”,半夜里来,黎明前走,也是常有的事。

我老姑家住旧新街,距饮虎池一箭之遥,姑夫大清早出门就碰到过马虎,那时候赶早之人多带根巴棍子防身。那时候母亲们吓唬淘气的孩子就会说,“再哭,再哭小心马虎听见把你叼了去”,于是孩子便立马止住了哭声。

我小时候家住英雄山脚下,当时还有狼的痕迹,大人们按祖传的办法在大街小巷的墙上画上醒目的白圈,以防野狼出没。民间传说“猫怕皮子(野狸)鸡怕仙(黄鼬),野狗怕火马虎怕圈”。传说狼最怕人用白灰画的圈,怕钻进去出不来,其实这是人们的一厢情愿罢了。我小时候有一同学姓陈,家是信义庄农业社的,他父母在六里山地里干活时看到一只小灰“狗”很可爱,便逮住抱回家来养了一周,发现这“狗”经常冲鸡龇牙裂嘴,野性十足,经明白人一看才知道是抱回只小马虎,吓得赶紧又抱回六里山野坡里扔掉了。

现在想来,前辈给泉水起名饮虎池也真是动了脑筋,若起名“饮马虎池”不仅显得土,而且很拗口;若叫“饮狼池”就更麻烦,不仅不中听,而且有“引狼入室”

的嫌疑,况且“狼”心狗肺在人们心目中也不是啥好东西,取名“饮虎池”就大不一样了,名字不仅朗朗上口,而且虎乃兽中之王,取一“虎”字更显得威风八面,声名远扬,还同黑虎泉结成了“姐妹花”。

前几天饮虎池烧烤一条街取缔,从拓宽了的饮虎池街走到饮虎池遗址,就现在的眼光看,当时修建泺源大街时保留饮虎池是完全可能的,无非是在原来三米见方的泉池四周设上护栏,来往车辆稍微打一把方向即可。试想,在川流不息的泺源大街中间有一汪清泉汨汨涌出,这是一件多么令外地朋友羡慕嫉妒的事呀,如果能够恢复,这将是泉城文化的一个亮点。我去过广州、扬州、宁波,还有泰安等城市,他们都有在大路中间保护名树、名胜古迹的范例,绝无影响城市交通的现象。

饮虎池,不用说它曾经欢腾的泉水,单就那极富文化韵味、极具鲜明个性的名字就能引起人们无限遐想,可如今,偏居一隅的饮虎池,徒有虚名,而无实迹,能不让济南人感觉遗憾吗?